

三朝要典卷之十八

移宮

辛丑。

諭內閣曰

朕覽文書。見御史左光斗具奏。朕避宮之繇。朕昔幼冲時。

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

聖母以致懷忿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寃難伸。惟抱終天之痛。

前

皇考病篤。閣部大臣。俱造內問安。有卒。恃威挾朕躬。使傳封



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覲顏。白傳。至今尚含羞赧。因避李氏毒惡。心不自安。暫居於慈慶宮。李氏又差李進忠劉遜等傳。日每章奏文書。先來奏我看過。方與朕覽。仍卽日要垂簾聽政處分。御史有言。李氏他日必爲武氏之。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分年例供給錢糧。俱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外廷誤聽李黨誼譎。實未知朕心尊敬李氏之不敢怠也。其李進忠等田詔等。皆係盜竄首犯。賊證明確。自干憲典。豈謂株連。法當首論。務得本犯。與劉遜。姚進忠

等。以正國法。勿使渠魁賄囑當事。播弄脫罪。波及無辜。卿可傳示部院遵行。故諭。

史臣曰。王安修却選侍。逼逐移宮。慮外庭之有後言也。於是矯傳詔命。以自蓋其姦。先後經科臣霍維

華。內豎田詔之所論列。讀之令人法豎背裂。旋奉

明旨曰。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又曰。朕弟妹骨肉至情。豈不注意。

父子之情。毛裏之愛。藹然勃然。可悲可涕。大哉

王言。一哉

王心。如日中天矣。

是時大學士方從哲等。捧讀驚愕。卽具揭封進。仍

諭李氏。平昔過惡多端。無曾盡悉。朕意未伸。人言不息。昨已傳諭明旨。如何復行封進。顯是推諉。着遵旨卽行發抄。咸使聞知。從哲等。又具揭曰。

選侍李氏。平時怙寵張威。得罪

聖母。不惟

聖心含冤抱痛。無以自伸。臣等聞之。亦不勝悲憤。但以事關宮闈。不宜輕洩於外。且

皇上旣仰體

先帝遺愛。奉養不缺。尊敬有加。傳之外庭。誰不贊揚

聖孝。似不宜又暴其過惡。以掩

德意。而滋多議也。臣等愚見如此。故一時未敢抄發。茲復蒙

皇上面諭。且責臣等推諉。私衷不勝悚懼。除遵

旨。徧示諸臣。并發抄外。惟望

皇上益宏

聖度。無念舊惡。始終看

先帝分上曲。賜保全。

皇五子并

三位公主時時顧念務令得所則孝慈兼盡。

聖德彌光。臣等犬馬愛

主之忱亦藉此少伸矣。又

諭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至意朕知道了朕弟妹皆骨肉至情豈不注念昨已有旨傳諭卿等。

皇考選侍李氏業已移居于噉鸞宮撫養所生皇八妹選侍東李氏居勛勤宮撫養皇五弟選侍傅氏居昭儉宮撫養所生朕六妹七妹俱有從隨宮眷各衙門月分年例養贍錢糧俱

從優厚俾各得其所。昭朕仰遵

皇考遺愛篤念親親之誼特諭卿等知之。後河南道御史王允成阿附光斗等糾輔臣曰。

陛下於移宮後發一

聖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迹之意有宰相輒自封還夫封還詔書必其有關大利害大是非大典禮者也此則何所關邪。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

十月丁卯噉鸞宮災。

上諭閣臣曰。

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勛勤宮與噦鸞相隔甚遠已差人守護今噦鸞宮雖燬選侍李氏暨皇八妹俱無恙特諭卿等知之

十一月丁亥給事中周朝瑞以賈繼春上輔臣之書爲喜樹旌旗妄生題目繼春復揭之曰保全選侍蓋亦人倫天理布帛菽粟之言非詫眼旌旗驚心題目也

父子相繼扭作戒嚴之光景以貪天功忠厚相承忽開嗜殺之機緘以傷元氣不于此處抱痛而乃過用其慮乎朝瑞揭駁之曰安

選侍者猶謂之是安

宗社者顧謂之非乎繼春再揭曰

主上父子相繼

宗社何嘗不安而必待傾

選侍以安之邪卽當日移宮原是正理而豈必立刻驅逐羣閔打槍革其已進儀注之

貴妃因其無端羅織之老父伶仃之

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我輩臣子亦有
心肝豈其人人
覃恩異數家家廢子封妻而款款

先帝一妾一女。遽不能庇。此通國之人。所爲與言嗟憤。泣下霑衣也。朝瑞又揭謂繼春操戈于解忿平爭者。繼春又復揭曰。職非操戈。乃止戈也。

聖德無損。卽已。普天胥慶。爲臣子者。心同爲國。有何不解之忿。不平之爭。而煩左右袒者之中國乎。朝瑞旣知朝有公論。則奈何作天理外見解。人倫外說話。而藉口。

皇上自有真知也。半夜宣麻。連番。

中旨。卽以。

皇上真知爲辭乎。於是朝瑞語塞。

史臣曰。繼春翠。

皇上遠法堯舜。近倣。

孝宗。不以疏而以揭。責備閣臣。言婉意盡。此一腔忠愛所發。杆也。而周朝瑞。疏揭連篇。諄諄以安。

選侍爲繼春罪。夫繼春何罪。忘。

先帝之深恩。助權璫之虐。朝瑞實自陷於大罪。而不自知也。

壬辰。尚書黃克績。秦。法官也。欲以法死人。必使其罪皆。

屬於法。彼方無詞。今。鄭穩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劉。

拾得珠結。還與。選侍而與王。未。姚進忠。手持寶者。

首就戮得無失輕重之別乎若曰李選侍事

聖母不恭遇

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輕恕則臣願

皇上爲

先帝優容之蓋父母之恩猶天地也履后土則思母德戴

皇天則思父恩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然

先帝欲冊封選侍爲貴妃其匣中祇中之物安知無出于

先帝所賜者乎以是而重下人之罪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樂者矣臣願

皇上之深思之也

上曰朕初登大寶刑政豈不遵于成法昨因內犯王未福擬罪

第減當日移宮朕隨差管事人等護送各有轎乘該部如何

輕聽姜昇等一面脫罪之詞不知昇等平日罪狀多端今雖

加斬未盡其辜姜昇等遵前旨各斬該部再不必瀆陳克纘

又執奏曰臣于問擬王未福一招有擬充淨軍者四人乞

弘恩貸此其中亦自有故是日因移宮而盜珠寶者

八人監故二人擬斬二人充淨軍四人臣謂此亦足以正

法矣所欲邀恩於

皇上者。推廣

先帝之遺愛。付之不治。勿過怒其下人。故有履后土而戴

皇天之語。蓋以父母並尊。事有出於念母之誠。而迹有涉於彰父之過者。必委曲周全。使渾然無迹。方爲大孝。此臣區區之愚心也。

上曰。卿委曲周全。欲朕渾然無迹。朕豈欲以迹彰之。今內外本無事。因盜犯而多事。卿非黨李氏之人。而逞詞偏執。不顧君父者。信有之。昨朕諭傳。豈得已哉。卿宜安心供職。不必疑慮。輔臣方從哲等。仍以原本擬票進曰。

皇上所諭者。情之重。該部所持者。法之平。且容縱欺蔽。紊亂之名。

先帝明斷之德。不無少累。

皇上光揚之孝。更覺有礙。伏願俯從所請。未允。

史臣曰。當時王安。矯傳

詔旨。擅作威福。其視王永福等。直几上肉耳。而克繼直據法力。爭不肯殺人。以媚人。卒令田詔。劉朝。得以再見天日。較之論犯蹕。議盜環者。所關更大矣。

巳亥御史周宗建上言。

先帝仁孝天縱。身履震驚。然能護持於

青宮之投梃。而不能決絕於衽席之進御。能決月之間。盡需大政。而不能無彌留之際。幾貽禍本。三十年不得見

天子之臣而護

駕直宿。猶是九卿科道。

兩朝逼匹

后之妃。而移宮清禁。終因言路諫官。

史臣曰。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之義也。今日衽席之進。禍本之貽。則

先帝爲何如主。而直宿護

駕移宮清禁。則津津有餘頌焉。蓋儼然以定策歸臣子。而光昭聖德。直冥然罔顧矣。

十二月丙午。御史方震孺上言。

先帝之賓天。

皇上之出震。其一時景象。有可言者。使乾清而久居

選侍則

至尊當避居於何地。使

貴妃而久處

慈寧則

孝端且怨恫於無棲。曾傳宮闈之線索。豈皆虛空。兼以佳冶之薰蒸。慘於挺刃。雖

皇上以萬靈阿護之身。萬萬無他慮。然爲

聖躬計萬全。正當防危中之危。要于求穩中之穩。則始而請駕。既而移宮。當亦不再計而決者。傳聞文武捧護

天日之姿。慰示羣臣。而虎拜歡呼于萬年。

龍光卽照于頃刻。此亦雲龍風虎之一奇也。卽左右移宮之際。未免稍至張皇。而臣子衛

主之心。不妨過于激切。乃說者猶欲以堯仁之無外。卽慰

在天。湯網之宏開。赦及有罪。然仁義并是一心。前後原非兩段。

合之雙美。離之兩傷。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楊漣亦上疏。

選侍移宮亦宮侍本等事耳。但始末情形。及今不一。昭明將

醞釀今日之疑端。或浸成他日之實錄。請與中外直述其

光景。可乎。憶

先帝憑几之言。留神國事。間亦于選侍鍾情。當時

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挽

皇上而入。復推

皇上而出。隨有要封。

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忿激。杞憂萬一事權到手。豈僅僅名封。足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哉。迨

龍馭上賓。守乾清宮門內使。乃有持梃不容閣部大臣入者。

臣冒死忿誓。謂

先帝宣召諸臣。今已宴駕。

皇長子少。未知安否。汝等與宮人閉宮堅阻。不容

顧命大臣。應召請見。意欲何為。及哭臨畢。恭請見

皇上於寢門。拜呼萬歲。所

皇上即日登極。傳諭卜吉。而諸臣皇皇猶深以本日不

登極為危。又議

皇上宜歸何宮。有謂即當責選侍。托以

皇上者。臣云。從來

冲齡天子。不宜托之素無恩德之婦人。至初一日。九卿科道。有

移宮之專疏。初五日。猶抗不奉

旨。李進忠等。乃敢以包天積蠹。挾舊宮嬪。踞

天子之官。以抗

冲年之新主。尚成其為體統正。而朝廷尊也乎哉。乃移宮之

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捏倡。選侍徒跣踉蹌。絕食自裁。并皇八妹失所。至入井者。或傳處罪璫之甚者。有謂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臣安敢無言。臣謂寧可使今日忤

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羣邪。又或得以因緣多事。于以保惜。

先帝之寵愛則得矣。而輔

皇上要緊之深意。

在天之靈。果反以此爲愉快也。與哉。况兩奉

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方知

皇上雖念及于

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于

先皇帝之歔歔。海函天蓋。義盡仁昭。已是善處

宮闈恩禮之間矣。

上曰。登極移宮事情。不惟科臣所親歷。且文武大小臣工共見者。乃極公極正。極真極切。覽奏甚愜朕心。着昭示中外。以釋羣疑。楊漣當日竭力憤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復下

詔曰。朕自冲齡登極以來。仰托

祖宗默佑。內外清平。每加喜悅。以爲大小臣工。皆朕臣子。開誠布公。劬勩庶政。定無異議。不意外廷。近來乃有謗語妄生。猜疑日至。輕聽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伸諭避宮。始末以釋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官。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將朕阻于煖閣。卿等再四奏請。欲朝見朕。不可得。當時若非司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煖閣。面見大臣。李選侍許而後悔。暨朕出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兩三次。不放出煖閣。司禮等官又奏說。大臣朝見了。就回。選侍方許朕出。

煖閣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拉住不放。若非司禮監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出見大臣矣。及至前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着朕還宮。不令朕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一向刑部及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先籍安選侍爲題目。使是非混淆。朝政不寧。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如此等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何在。初一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

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煖閣。不放出入。司禮監王體乾等奉

請說大臣在前宮門恭候扈駕請蚤回選侍全然不聽王體
乾等請三四次方許朕出煖閣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
侍畢恭送

皇考梓宮于仁智殿未行禮畢選侍差人傳着朕必欲再朝見
選侍畢方許回慈慶宮扈從大臣科道各官皆所親見一朝
不肯必至于再朝乃明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
皇考派在選侍照管朕不在彼宮居住其飲膳衣服皆係

皇祖

皇考所賜與選侍毫無相干只每日往選侍宮中行一拜三叩

頭禮因不往他宮中住選侍之恨更深其侮慢凌虐不堪朕
晝夜涕泣六七日此闔宮內臣宮眷共見而不忍言者

皇考自知派與李選侍爲悞每自來勸朕見朕涕泣不止使各
宮勸解朕惟每日往朝李選侍以遵

皇考之命而不居其宮此于親疎自有分別朕每暗忖皇五弟
亦在李選侍家朕涕泣啾啾李選侍未有憂色選侍所行極
毒極惡之事朕曾秘諭閣臣不令發抄若避宮不早則選侍
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之何矣其中嫌怨安危朕
可不早避宮乎選侍因毆崩朕

聖母彼自知有罪。每使宦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如有舊人來問朕安。說一句話。選侍就拿去重處。此朕苦衷。日久難伸。外廷不能盡知。朕今奉養李選侍。皇八妹飲食衣服。各項錢糧。俱從優厚。且安享無恙。各官何乃猜度過計。藉爲口實。如異日選侍患病而逝。將用人以抵命乎。將歸咎于朕乎。豈不聞

聖母之崩。由選侍之毆。可不問乎。近來各官。奈何不爲聖母。只爲選侍。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之恩。猶天地履后土。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仁。仁人孝子之用。

心。固宜如此。朕因有感于衷。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朕不加選侍之封號。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之優厚。敬遵

皇考之遺意。該部亦可謂仰體朕心矣。大小臣工。何不深加體察。惟知私于李黨。責備朕躬。不顧大義。熟于小節。朕欲出一嚴旨。切責依庇。內臣執奏。以朕在幼齡。外廷疑爲中旨。喧嚷不休。都姑且不深究。卿等可傳諭大小臣工。今後務要和衷。各供乃職。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以取罪愆。特諭。

史臣曰。王安以夙憾。選侍倡議移宮。肆其逼逐。欲加

聖母彼自知有罪。每使宦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如有舊人來問朕安。說一句話。選侍就拿去重處。此朕苦衷。日久難伸。外廷不能盡知。朕今奉養李選侍。皇八妹飲食衣服。各項錢糧。俱從優厚。且安享無恙。各官何乃猜度過計。藉爲口實。如異日選侍患病而逝。將用人以抵命乎。將歸咎于朕乎。豈不聞

聖母之崩。由選侍之毆。可不問乎。近來各官。奈何不爲聖母。只爲選侍。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之恩。猶天地履后土。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仁。仁人孝子之用。

心固宜如此。朕因有感于衷。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朕不加選侍之封號。以慰

此等上諭。朕更亦裁。朕亦曾非。臣等造者。吳。移。是。楊。左。諸。公。尚。書。賈。汝。舟。等。爲。行。矣。休。吳。臣。之。論。尚。矯。詔。意。矯。詔。後。人。何。敢。深。入。臣。等。可。見。多。好。未。臣。亦。端。亦。之。司。吳。矣。

嚴旨。切責依庇。內臣執奏。以朕在幼齡。外廷疑爲中旨。喧嚷不休。都姑且不深究。卿等可傳諭大小臣工。今後務要和衷。各供乃職。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以取罪愆。特諭。

史臣曰。王安以夙憾。選侍。倡議移宮。肆其逼逐。欲加

之罪。則曰請后垂簾。欲甚其罪。則曰欺毆。

聖母。從根生株。從株生蔓。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乃邪黨必執

累詔以爲詞。謂累詔不出。

皇上則有損于

皇上之英明。然英明如

世廟。議禮之詔三易。不以其故。貶聖何也。天下曉然皆知

非禮之議。出于權臣。而不出于

聖意也。况矯詔恣惡之王安。天下莫不聞乎。天淵

聖心。一朝震怒。暴其蒙蔽。姦黨肅清。而

聖孝始無虧也。不亦休哉。

是時大學士方從哲。在告。劉一燝等上言。

皇上嗣位以來。宮庭肅清。政務沛發。大小臣工。幸際

昌期。勤修職業。乃以形迹影響之疑。互相紛辯。致塵

聖懷。伏讀

聖諭。備述當年宮掖事情。及頃者避宮往來景象。悽境危衷。宛

其在目。臣等不勝感愴。又不勝頌仰。竊惟

聖母賦性柔雍。卽早毓主器之祥。尚忍讓以安

皇考之愛。真是女中堯舜。

皇上孝思純篤。卽抱此終天隱痛。寧委曲以體

皇考之心。洵爲帝王中曾閔矣。第後先情景。宮闈秘密。諸臣多

不及知。卽知亦何能詳審。以故各持一己之是。過爲不然

之疑。甚至以事後論安危。謂周防爲多事。

皇上責以猜疑。輕聽誠或有之。若云庇護黨私。則萬萬不敢先

是屢傳。論旨。羣情業已洞然。茲復蒙

皇上具述始末。披衷以示諸臣。不感悚省圖仰副

恩意者。非人臣子也。

史臣曰。追念

皇考篤厚。選侍此

皇上之本心也。最初一諭。曾經閣臣從哲封還。蓋明知王

安。楊漣等之矯托也。觀於他日一時傳諭。不無忿激之

旨。而

聖孝益昭然于天下矣。

辛卯。御史聖業浩。以封還原

諭。責望輔臣。不得。遂抗言曰。今日

御旨傳宣。臣捧讀中間備述。選侍之顛末。及移宮前後之光

景。旨內情辭。不無微有可酌。伏祈更出。明綸以

與中外共曉。或暫收還原。

諭召輔臣等商定而後播。

傳。臣茲亦不敢明指。

諭詞隱重等語而止。以四言進。

夫一選侍也。昔爲寵嬪。今一子焉。匹婦耳。當噦鸞之

一炬而不灰而。

皇上邇來所以恤而周之者。更云極爲優厚。何所虧欠。而舉朝

尚有煩言。乃

皇上之心。亦甚覺有不安。而面諭批諭。一諭再諭者何居。

皇上之所獨知也。

皇上之心安而安。宗社者之苦心血誠。亦白于天下。至安

選侍之題目。又誰敢爲之邪。此臣所伏願

皇上靜思者一。

先帝青宮毓德。止孝止慈。一月當陽。千秋讓美。聖神乃爾。何以

一女子之微。生如許枝節。今

皇上踐祚。英明仁孝。迥邁百王。

先帝之心。亦已大慰。設如諭內。選侍有不可言之毒惡。

尚秘。諭內閣。不令發抄。

聖恩如天。是生選侍者。卽所以不死

先帝也。但如所云。派與照管。并毆崩等語。天下萬世不察。則

先帝止慈御家之盛德。不無少損。且曉人何必至此。此臣所伏願。皇上之慎重者二。天祚

聖母。起于困苦艱難。純和懿德。度越后妃。篤生

聖躬。正位素定。何至以房闈之細。橫來批頰之兇。在

選侍卽死有餘辜。在

聖母則生豈妬寵。此臣所伏願

皇上斟酌者三。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卽在普天率土。臣子亦切

同讎之義。而

聖諭至此。且曲處如此。則前此之肅清。旣未得爲義之盡。今此

之優厚。亦不得爲仁之至

皇上將何居焉。且外庭臣工。比肩共事

一主。討讎問逆已矣。而

皇上亦且分目之曰安。社稷安

選侍則水火之情形旣判。玄黃之戰辯方興。讎不讎安不安

之題目。何時纔了。此臣所伏願

皇上潛消默奪者四。疏入。留中。

史臣曰。

皇上之于選侍。恩禮始終。原無纖芥之嫌。外廷諸臣。亦皆知

屢諭之不出于

聖意第安等虐燄方張無敢誦言之耳業浩獨請收還

聖諭弗輕播傳其言委曲微中根于血忱宜

聖明有以默鑒之也不然兇鋒所中寧待他日而後例處也哉

癸丑給事中李春燁上言臣惟天下猶一家

上于臣猶一身同在一家一體之中得力者不必翹之爲名偶

偏者無遽指之爲黨斯真師濟真和衷而天下且未未無

患頃者移宮之後一二臣子或恤其私規以厚遇無亦以

名分既定則恩施可加一以仰體

先帝之愛一以推廣

皇上之仁亦非左袒李氏而樹室中之戈儻同爲臣子同有心

肝而敢背公植黨忘君護讎則是家之敗子國之蝨賊卽

同類共殛之不暇肯令一日容于堯舜之世哉疏入亦

留中

乙卯給事中孫國禎上言 選侍一事

皇上萬弗歸臣下以功此之功臣子不敢居之功也尤願

皇上萬弗疑外延以黨此黨之名國家不可有之名也居不敢

居之功所係猶小開不可有之名恐初緣一事後遂曲

之以張羅明兆于一言。或卽陰操之以爲弊。三窟爲祟。一網可空。而禍中于國矣。

上報聞下之所司。

史臣曰。春燁不必翹之爲名。無退指之爲黨。與國禎臣。子不敢居之功。國家不可有之名。等語。皆正論也。竟以此觸忌。先後例處。一旦

聖明憬悟。旋與

召還。駸駸柄用。

孝子不匱。未錫爾類。休哉。

三朝要典卷之十八終

三朝要典卷之十九

移宮

鎮遠侯顧大禮上言。移宮始末。臣下未能盡知。因訛以傳訛。而猜疑紛起。議論似乎偏執。究竟本無他腸。總之欲

皇上推廣仁孝。

大德不至有玷。昨蒙

皇上渙發綸音。曉諭中外。臣民在在奉揚。臣伏讀至不加

選侍之封號。奉養

選侍之優厚等諭。

天語煌煌。洞見

皇上堯舜之心。乾坤之度。更願始終一意。非所以厚

選侍。正所以上安。

先皇也。

先皇之心安。而

皇上之心更安矣。

上報有旨

史臣曰。自垂簾語出。移宮事成。諸姦恨不立殺

選侍爲快者。而始終一意厚。選侍以安

先皇。乃出自大禮之口。諸臣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竟一武臣之
不如哉。

癸亥。楊漣乞歸上言。臣有大不安者三。臣發明移宮之故。

祇以疑關禁近事。恐傳訛。垂簾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
噴處。不得不洗發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而已。旋荷
綸綍之褒。過微忠直之譽。使臣區區發揚

王德之苦心。互爲誇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

皇上繼離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意。當時首請

御文華殿。受羣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出

乾清宮。羣臣擁蔽之日。捧

皇上之右手者。英國公張惟賢也。捧左手者。閣臣劉一燝也。臣

不過從諸臣之後。如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竭蹶呼號。相應和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臣之不安二也。官禁日就肅清。社稷有何掣抗。而

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

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而臣獨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受友朋之虛譽。猶爲過情。叨

君父之寵嘉。能無深媿。臣之不安三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未罪臣。臣不敢以罪請。惟有用微薄之心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而已。

史臣曰。楊漣以微功之念。構。宮闈之釁。雖稱功頌德。

實繁有徒。然名義可畏。鬼神難欺。清夜自思。想亦有不慊于心者。此所爲有乞歸之疏也。猶高自誇詡。儼然以

社稷之功自居。明明有要挾

君上。借慰留以壓清議之意。夫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若漣者。其何逃于王法也。

乙丑。御史潘雲翼上言。楊漣雖有。選侍移宮始末一疏。未嘗居功。而以無罪去國。殊令忠臣扼腕。

丁卯。御史郭增光上言。黃克繢之去。雖以會推。而徐察其

去之之因。則斷獄始末一疏。神已告人。楊漣之去。雖以恩重。而微窺其去之之意。則移宮始末一疏。情見乎詞。然則克續去而斷獄之疏。與

選侍之說。紛紛不了。則翹主過以爲名。誰實始之。恐大臣用心。必不其然。漣去而移宮之疏。與

中旨之說。刺刺不休。則櫻逆鱗而逢怒。行將及矣。恐諫臣愛君。何樂有此。臣怖卒慮始。謂兩臣遜恩。殆不可不轉也。

御史張論奏曰。苟利于國。何必居爲己功。誠益于君。何必標爲異議。

御史郭如楚奏曰。移宮正位。原係定理。豈可居之以

爲功。安靜加恩。自是格論。不得挾之以爲名。

上俱報聞。

御史焦源溥奏曰。

孝元。

孝和。

先帝之后。爲

二后者爲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

選侍不過一宮人耳。尤非貴妃之比。使

選侍身無失德于

聖母

皇上原無夙嫌。則推

先帝之愛。時加優厚。臣亦宜首疏以請。而選侍數年來之行

徑。又何如者。宮闈之事。外廷雖不能盡知。惟恭誦

皇上近傳

聖諭。如所云。阻

皇上于煖閣。意欲何爲。挾

皇上以垂簾。禍將不測。況又有臣子所不忍言。與不敢深信者

乎。臣讀之。髮豎眦裂。惟有涕零。已伏思之。謂此事而出于

中官捏造。將視

皇上爲何如主。今卽

冲齡。而母子天性。將來必有覺察之日。何物闖豎。膽大包天。義

之所不忍料也。謂此諭而出于

皇上之本心。則選侍之惡。神人共憤。卽欲爲

選侍乞憐。亦止可求

皇上曲宥前辜。量加恩禮。并寬其生父。而移宮之始末。閣部大

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而抹殺也。盜犯之叵測。罪不在賊。

必不可得而寬也。若欲

皇上竟釋然于罪璫，不幾于忘父母乎？天下無無母之子。臣奈

何敢以忘母之說導

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

黃克纘上言。源溥謂在

先帝時爲

二后者爲忠。爲李選侍者非忠。臣廣之曰。

聖母旣正名定位。得從

先帝歸于九京。則光昭刑于之令德。莫虛傳

官闈之忿爭。尤忠之大也。若如臺臣之言。則必

聖母不得正其終。方可議斯獄耳。

上曰。近日王業浩、李春燁、逞臆妄言。朕念係新進小臣。立朝未久。不忍譴責。仍加優容。令其自省。黃克纘身任大臣。當以和衷體國。如何做學小臣。輕躁肆無忌憚。指

聖父

聖母以爲要辯快心之計。藐朕冲年。無禮太甚。所謂平日讀書。忠孝二字何在。本欲着九卿科道會議具奏。念係大臣。姑不深究。

史臣曰。左袒移宮者。無不以恃寵

先帝欺毆

聖母爲 選侍罪狀亟欲暴之天下。克績獨請光昭刑于之令德。無虛傳 官閒之忿爭。侃侃正論。足以關羣小。請張之口。而慰

先帝在天之靈。真得大臣事君之道者矣。

辛酉正月癸未。御史馬逢臯奏曰。客歲八月三十日。

先帝疾革。而言 選侍之封當緩者。科臣李若珪也。初一日。

先帝賓天。而入 乾清宮呼 萬歲。執

皇上左右手者。輔臣劉一燝。英國公張惟賢也。初二日。上移官

公疏者。九卿科道周嘉謨。黃克績。李汝華。張問達等也。上移官專疏者。臺臣左光斗也。初五日。上疏急移官以待

皇上登殿者。科臣楊漣也。疏下禮科而抄叅者。科臣暴謙貞也。其後相繼有疏。科臣惠世揚。臺臣張潑。鄭宗周等也。罪瑄疏下科而抄叅者。又科臣魏應嘉也。如以爲功。則與衆共之不獨一楊漣。如以爲罪。則與衆棄之。亦不獨一楊漣。今罪人未誅。而發罪瑄者。先作楚囚之泣。

聖躬初安。而護

聖躬者。已歎江上之容。難進易退。禮有明言。漣當此日。固止有

決去一着以明臣節耳。

皇上亦頗聞出城之後。物情竟何如邪。况車馬填門。總非朱履之客。燈燭繼照。遙映不夜之城。鱗甲飛天。不怯玉龍之戰。豈徒訪戴。盡欲識韓。臣不識漣。何以得此於人哉。漣可以去矣。惟是朝廷之上。許其去而未正去之罪。褒其忠直而未竟忠直之猷。含糊一旦。舌戰不知其幾何時矣。

二曰。這所奏事情。俱朕親歷。諸臣共見。有何功罪未明。楊漣忠直。朕所鑒知。暫准病告。進退心跡。自白不必會議。

史臣曰。此時楊漣。姦謀未露。形迹詭秘。故得朦朧傲忠。

直二字之褒。迨後事敗。竟以棄禮忘君。犯上不道。伏辜秦匭。立照漢法。不賒。

聖心之明斷如此。

給事中魏應嘉奏曰。當選侍移宮之際。公議鴻宣於封事。千官鵠俟於殿廷。非漣一人之言。一人之力。則漣何敢萌居功之心。在人自不必過有居功之疑。惟羣疑漸積於難勝。則一去非出于得已。漣之人品心事。在今日無損分毫而宗廟鐘簋之所係。與

先帝恩情之所鍾。然如故總是

皇上至仁大孝之昭垂。臣子濡沫承流之敢竊。則今後言安社稷與言安選侍者。俱可以止矣。儻言之不已。連卽暫返初服。轉多不安。儻相忘無言。卽前此小有異同。無非爲國。上報有旨。

詹事公彝奏曰。科臣楊漣疏中所述情景。最爲真切。臣欲記爲一書。傳之久遠。以贊

兩代光明謚靖之治。至于追號之有無。移宮之是非。又在以後記言記事之臣。據禮據情。明書於記注。以定綱常名分之。大義而非臣之所敢與也。

給事中蕭基奏曰。以安選侍爲急。孰若以衛

聖躬爲急。乃可奠官府之危。此亦輕輕重重。公道隱隱寄焉者。以此衡量。事無多求。言無硬爭。而議論可弗騰矣。

御史方震孺疏曰。移宮之始末事關

聖躬。同爲

皇上之臣子。決不敢先選侍而後

皇上。則科臣楊漣似可幸無罪。而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也。將謂其居之以爲貴。而未嘗避會乘機取

中旨之閣老。將謂其居之以爲富。而未嘗驅神使鬼。私罪璫之

金錢其無功可居也。三尺童子亦能辨之矣。意者其借以爲話柄者乎。而不知何以有交通之疑也。

先帝賓天。原出倉卒。假令漣能呼吸之間。交結宦侍。聲色不動。而置

皇上于衽席之安。此固狄梁公所費躊躇者。恐漣無此機智。無此手段耳。而或者謂漣曾叅新輔。種禍有根。卽不言移官。亦且不免。此其說或未必然。如其然也。人心何繇得服。今漣且脫然去矣。七年之候。命六月之掖垣報

主有心。去國何罪。使漣早知如此。只合唯唯諾諾于

國事底定後。做一篇太平文章。豈不穩當。而何必報

之帝特達之知。至于奮不顧身。而并不顧是非毀譽乎。雖然漣小臣也。可以留。可以去。可以功。可以罪。有何關係。惟是公道不彰。羣疑愈熾。後來播之史冊。傳之天下。且謂

皇上堯舜在上。真有交通之臣。使肘掖之間。有敢于矯

旨之闖宦。而

皇上不及知。所關

聖德聖政。豈其眇細。此臣同官馬逢臯。所以慨然而請會議也。如僅僅爲科臣一身也。亦何足會議也哉。近雖奉有忠直

之褒。恐更添一番。

中旨之疑。添科臣一層交通之案耳。臣竊以爲此事。非

皇上召對不可。

皇上不召對則從前

詔諭一一皆出于中宮。

皇上一召對則從前之

詔諭皆出于

聖意。所以釋天下之疑。而光

聖神之德。伸忠良之正氣。而平忿激之人情。端在于此。又省議

論之一事也。

上曰移宮事。屢旨甚明。前諭乃朕面發。閣部大臣。後諭是朕腹

心未竟之言。左右不及知者。有何交通矯旨。所請召對。知道了。

史臣曰。楊漣交通權璫。倡起移宮。三尺童子皆知之。震

孺乃謂不動聲色。置

皇上于衽席之安。不知

皇上有何不安。待漣衽席置之乎。甚至以肘腋有竊

而

皇上不。爲挑激

聖怒之計。殆所謂欲蓋而彌彰者也。

給事中毛士龍上言。自後人以不敢居功。責移宮之楊漣。

而其誓死定策排闥叩

主。願命大臣知其功。

皇上深壯其功而責備者。又疑其貪功。令眼決奉明之血。心摧雪路之車。但恐選侍不比張差而推出推入。必非風癩。所以終難蔽楊漣以罪。而但議其居功。此功罪之反而窮也。臣下既明見其功。而又何必深疑其心乎。此亦功罪數十年來。翻翻覆覆之案。而今反借去國之臣見其公也。史臣曰。一時黨救楊漣者。多假借題目。變亂功罪。無非附會主安。傾陷

選侍耳。曾不思屬毛離裏之愛。原自關情。斗粟尺帛之謠。真堪雪涕。而諸臣枉費心思。徒工機械。上得罪于

君父。幽獲譴于神明。亦可爲萬世人臣之炯戒矣。

御史周宗建奏曰。以移宮一案言之。凡前後諸臣所申論。如方震孺。毛士龍等。不下十有餘章。闡發既明。人言且息。在科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召。用于他日。在臺臣賈繼春。質心愛

主。何妨付定論于國人。若復據此爲名。再生譏諷。將侈談羽翼者。益添臣子之不安。追憶

几筵者。復來事外之憶。逆各欲高其聲價。畚似失其初懷。欲掃
疑端。愈增枝蔓。此又臣之所爲不得不慮也。

御史倪應春奏曰。漣當中外危疑之際。宮闈睽絕之時。
慷慨排闥。丹忠映日。此時身家之不惜。豈功名之是念。
迨肅清有日。議論紛紜。不得已出疏以自明。原未居功。何
嘗有罪。竟使鬱鬱去國。不繫其名。罪璫揚眉。忠臣短氣。
長安之兒童走卒。莫不恤之。非獨惜一漣也。惜

國家失一任事之臣也。

上報有旨。

二月丙午。御史賈繼春奉差在籍。見前

諭播傳。因陳具揭之實。以祈

聖斷。其言曰。移宮一事。

宸斷明決。而傳聞光景。淒楚紛紜。通國有若吞若吐之酸。舉朝
有且忻且愴之狀。於時微臣。涇涇之見。恐損

聖德。齋沐具揭。面閣。臣諄諄言之。懇達

天聽。以望其母女之保全。而止。豈不知犯忌者不祥。觸璫者無

幸哉。益念

冲聖御極之始。慈祥元脈。當從折柳先防。威福大權。莫向中涓

送却而至于

皇考之瞑目九天。

聖母之不讎匹婦。又交得而雙熾耳。此微臣當日具揭之實。忠憤所鬱。義無返顧。一官七尺。都所不惜。老親幼子。不暇爲計也。

上曰。賈繼春暗揭流毒。造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朕未嘗責究。自繼春出揭之後。引類彌姦。爭端大起。大臣求退。小臣紛囂。咸畏繼春有倒翻天地手段。廷臣莫敢言其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乃大膽欺天。昂然肆辯。目無君父。况

選侍移宮以來。未見繼春有疏明其可否。却借逆揭爲櫻鱗逆耳之說。箝制朕躬。要名滅罪。今奏內只言具揭之實。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昧。姑着照原揭回話。繼春復上言。臣初入班行。當移宮之後。祇因痛切。

先帝。亟欲效忠。

皇上。遂具揭閣臣。以冀轉達。

天聽及捧誦。

聖諭。乃知天地之高厚。已曲爲保全。而小臣之狂愚。猶妄有規勸。臣子之誼。不容自匿。謹將錄原揭回話。伏惟天鑒。

上以其疏中無

李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二語着再回話。

御史張慎言奏曰當

鼎湖再泣中外倉皇時大小臣工痛念

先帝青宮毓德之時蓋不勝處心積慮之苦及甫

登極而妖冶爲殃刀圭未效又已板號莫及已幸

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諸巨憝前愆後倍用周防誠危疑恐懼

當八月之杪九月之初矣偶值

選侍 乾清。

天子避席此一時也。

宗廟之鼎鬯爲重則

先帝之簪履爲輕所以不得已而有冢卿周嘉謨之疏也。又不

得已而有科臣楊漣臺臣左光斗之疏也。于時抗言宮府

卽

神廟之鄭貴妃且居然先徙以爲望矣。旣而閭闔弘開

冕旒快覩此一時也。嵩呼而慶

聖上之龍飛遂亦不覺愴焉而痛。几筵之羊棗光景風聞

悽然動念所以臺臣賈繼春不得已而齋沐具揭諄諄于

閣臣周旋內外之間也。此當日之定案也。有何曖昧不可見之迹。而煩揣摩臆度于事理之外乎。

御史高弘圖奏曰。賈繼春直陳具揭之實。一疏大率謂感泣。明綸控伸孤憤。以向所告同列者。今直達之。

君父。此自人臣一念不敢欺昧之樸誠。而信友獲上。自此明白昭徹于天下矣。夫楊漣之去國。則以移宮之一事。繼春之辭差。則安。選侍之一揭。同屬耳目之臣。各灑忠直之血。此不求同于彼。彼亦不求同于此。迄今

宗社定。則選侍亦無不安。緬惟宮禁危疑之際。而決策于呼吸。此不

可謂非漣之功。卽繼春亦未嘗不以漣爲功。而漣第不敢自以爲功也。安。選侍之說。起于移宮之後。因

宗社既定。而用意周到。欲使中外曉然知移宮之舉。原非導皇上有薄于骨肉之心。但謂乾清爲

至尊所履。仁壽亦處優之地。不妨于有是移。移而左右未免炎涼。則選侍不安。傳聞復有舛謬。則

選侍安。而猶以爲勿安。繼春所以有安

選侍之說也。卽漣亦未嘗以繼春爲非是也。聞

皇上踐祚之初。召見廷臣。繼春未與。向使與漣比肩赴

召其主于移宮。當亦不在漣後矣。漣亦知繼春者也。有安
選侍之餘忱。總結移宮之餘案。繼春與漣亦何以異也。伏祈
勅繼春入境。而于楊漣旋。召之還朝。其退愈光。其進愈榮矣。

召之還

御史王大年奏曰。臣見同官賈繼春等疏傳。

嚴旨足令人臣措躬無地矣。但臣下職在守官。惟恨不得自爲
靖獻耳。苟得自失。則收其言而言重。卽置其言而言亦重。
翁受之優容之。則得其職。擯斥之。發辱之。則益得其名。總
之無奈言官何。以言官而居此無可奈何之職。乃欲其盡

結青蒲之舌。長袖折檻之手。不幾防口而防川乎。

御史張捷奏曰。

皇上踐祚以來。煌煌明旨。追原當日正始之繇。發抒

聖母終天之痛。

大聖人純孝之德。既昭昭然揭日星而貫今古。究也卒以優厚
示著存以親愛。聯骨肉。

皇上自是仁義並行。而臣子未免意見各執。迂戇之細說。豈足
掩

聖德之隆。補偏之苦心。亦或操相成之術。其以爲相成也。則不

當深罪。其以爲無所損于

聖德也。則亦何必褻。王言之體。而樹威於二三小臣哉。

御史劉廷宣奏曰。

皇上移宮之後。亟 恩恤 選侍。見于

聖諭者。蓋已仁至義盡。度越千古。御史賈繼春之揭何爲者。此
繼春之過也。使

皇上果因篤念

聖母。微不能忘情。 選侍。 皇弟。 皇妹。或不得其所爲。

皇上誠過矣。臣下誠不宜誦言之。然尚不可待言者。以茅焦之

鼎而

皇上原未嘗有一于此也。則繼春無嫌批鱗。正可謂之狂愚。不
諳事體焉耳。蓋垂簾之漸當防。

紫薇之垣宜正。移宮者。移乎其所不得不移。羣臣無庸居之以
爲功。鼎湖之淚未乾。簪履之遺可念。則遺宮之後。

選侍亦自不得。不安。又胡可執之爲言者。罪案邪。且

皇上實加恩于 選侍。

聖諭明明昭布于中外。如今繼春以安

選侍得罪而去。人且謂

皇上實不能忘情于 選侍將不信

聖諭而反信繼春所誤聞于道路之言。爲果且然也。則

聖心何以自白于天下。臣故願

皇上之熟思之也。

給事中王志道奏曰。臣伏讀

聖諭曰。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知

陛下之念

先帝至矣。繼春雖誹謗。然其意亦未嘗不以

先帝爲念。今誠寬繼春。令天下皆知苟念

先帝。雖誹謗如繼春。

陛下猶容之也。孝之至也。臣又伏讀

聖諭曰。朕弟妹皆骨肉。至情。豈不注念。知

陛下之友愛弟妹至矣。繼春雖誹謗。然其意亦未嘗不以友愛

爲言。今誠寬繼春。令天下皆知凡言友愛者。雖誹謗如繼春

陛下猶容之也。仁之至也。

給事中薛鳳翔奏曰。御史賈繼春。本以愚昧。出之慙直。捧

回話之

嚴綸不知如何悚惕。凜席藁于舉筆。必痛自創懲。所願
皇上矜其愚。不計其罪。嚴于始。稍寬于終。許令自新。嘉與更始。
豈非

主聖臣直之芳躅。而赦過宥罪之鉅典乎。

給事中王繼曾奏曰。

陛下恩隆。選侍。當時與

陛下同心者。大臣有面奏。有章疏。則非賈繼春一人始也。夫冢

卿科道諸臣。何惜一小臣。而欲庇護之。誠不欲

陛下以移宮故。有所拂怒罪言官。天下愚昧之徒。窺議恩意。不自

陛下。令御史獨享其名也。

給事中倪思輝奏曰。御史賈繼春者。惟知全

先帝之慈。以成

聖明之孝。而不知至仁錫類。原自處置得所。正

皇上所謂新進小臣。不諳事體者也。今奉

旨回話。席藁方殷。乞

聖度曲賜優容。以明天地之大。

吏部尚書周嘉謨。及九卿科道會議。亦云。繼春席藁待罪。

懇請優容。

上諭曰。移宮始末事情。中外臣工共悉。自賈繼春揭出。朝端紛囂不已。近又具疏肆辯。張慎言等職居言路。不肯直剖是非。却借調解爲名實。乃背公植黨。本當革職。念輔臣在講筵。屢爲申救。姑准從輕。張慎言高弘圖俱罰俸二年。王大年不候會議。急於奔救。止知植黨不顧大義。且說人主于言官無可奈何。是使言官思欲上天邪。亦當重處。輔臣奏說係局外之人。心實無他。姑着罰俸半年。王志道等不思國體。連章瀆奏。姑且不究。以後再有借端煩擾的。必罪不宥。

三朝要典卷之十九 終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

移宮

閏二月辛丑。嘉謨復具疏申救。

上諭曰。移宮本末。卿等有公疏。科道有單疏。賈繼春都置之不問。乃以違忤逼逐。輕污朕躬。且

皇考選侍王氏等四位。同日移宮。繼春不恤其他。獨捏造李選侍雉經。朕弟妹四位。亦同日移宮。繼春何不重念朕弟。獨注意皇八妹入井。顯是受姦人買囑。誣陷朕躬。淆亂朝政。朕隱忍至今。未曾輕露。向使繼春若肯悔悟。引疾迴避。朕何得深

究。今既昂然肆辯。朕須窮究到底。以質雉經入井真偽。結此移官公案。卿等誼在體國。還當替朕分憂。豈可庇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賈繼春着再回話。已而削繼春籍。又諭曰。朕以冲齡。

皇考見背。仰體在天之靈。禮敬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末情節。舉朝共知。毫無異詞。獨賈繼春首倡邪說。捏造李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播煽流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乃繼春奉旨回話。初次只一揭。朦朧。再次遮飾支吾。朕欲遣他來京。面質虛誑。今自認風聞。

無影。顯是明肆捏誣。供招定案。本當挈問處死。念輔臣奏請。繼春認罪情詞可憫。姑從輕。革了職。爲民當差。未不敘用。

史臣曰。賈繼春當表裏羅織之時。獨能不惑邪說。不怵權勢。以輔

皇上爲堯舜。責望輔臣。勁節孤忠。亭亭獨出。乃諸姦惡其異已。必欲置之死地。賴

明聖保全。旋與環

召天下萬世。不獨頌

聖度。且諫

聖心矣。

五月癸丑給事中霍維華奏曰。司禮之任責成既重。關係匪輕。盧受以奄奄暮景。彰彰罪案。臣下之投之者。猶不勝忘器之慮。

皇上之去之者。得無亦覺轉石之難乎。則繼盧受之後者。必得小心翼翼。忠順無他之人。任之方可。而長安道路之口。皆以爲王安。迫欲得之。以爲大作威福之地。臣以爲王安日侍

皇上左右。貴近無比。豈其復艷心此物。以自蹈于蛇足。近又聞其告病調理。偃仰私寓矣。是果能居高持滿。引嫌自避乎。抑垂涎欲炙。示以必得乎。不然。以

兩宮嘉禮之日。而王安棲遲外邸。又傳聞其眺遊西山。一時噴噴之口。雖未敢盡憑。而亦有不可代爲之解者矣。乞

皇上省覽思維。斟酌慎重。如王安畢竟可恃可任。亦乞

嚴旨切責。以後宜小心勤慎。勿復如今日之舉動乖張。啟人情驚疑之端。生羣小趨赴之念。儻念其從前擁護之功已多。向後保全之道宜審。則在

皇上之孰爲王安計。王安之善自爲計而已。

上曰。盧受已有旨了。司禮監掌印官。朕自簡任。何得以風傳猜

誣陰寓私意。內臣進退。豈容外廷操權。結恩修怨。將來漸不可長。霍維華不諳事體。念係言官。姑且不究。

史臣曰。王安伏法之機。始于此。此時側目王安者。無不爲維華危。而維華爲之不顧。不獨有識。且有膽矣。

七月乙巳。田詔等名下李文盛等。具本鳴冤。

上念田詔侍奉

皇祖。劉朝等侍奉

皇考。俱有微勞。都饒死。送司禮監奏請定奪。令閣臣擬諭。大學士劉一燝等奏曰。此事屢經法司問擬。具有成案。今

皇上念其微勞。欲從寬議。如天好生之心。臣等敢不將順。但

皇上之欲寬者。恩。法司所定議者。法。且李文盛原本未經發下。法司無憑質辯。難以平反。

上卽發田詔劉朝等二本。一燝等又執奏曰。此事法司屢經問擬。奉有明旨。

聖諭亦謂贓證明白。擬辟極當。今據本犯奏辯事款多端。熟審在卽。果如所奏。法司自當從公分豁。若先下此本。轉滋多事。仍將原本封進。伏惟

聖裁。不聽。

史臣曰。劉朝田詔等出獄。而移官之局始破矣。輔臣一
燬。與謀者也。故封還。勅旨堅執不行。非

審斷赫然。則內外相倚之勢何時解乎。

戊申。尚書黃克纘上言。臣部于田詔等獄。因贓物在

內庭。于證多女官。不得質審。于心不安。當日具樞後。再照云
田詔等所犯。除寶物外。金銀不下六萬兩。必非數璫之力。
所能負之。而趨計。損擡諸役。一一可質問也。且

內府歷年財物。一勘可明。尚應查失去之數。較原贓多寡。若
何。事干禁地。今只憑見追贓物。以定罪案。觀此。則當時獻

獄固已心疑其未確矣。今當熟審。疏理冤滯之時。何敢具
疏激聒。使

皇上之恩澤。壅滯而不流乎。然欲卽解司禮監。又恐天下謂臣
等。但遵

皇上之命。而不守

祖宗之法。臣且無詞置對。明日卽當熟審。合無 勅下三法

司。會同審明。果四犯贓有未確。不妨明白奏請開釋。以明
聖主之無成心。法官之有定守。而于刑賞忠厚之治。益有光矣。
上命着仍遵前諭。送司禮監奏奪。及刑部揭入。

上曰。田詔等侍奉

皇祖考多年。曾有微勞。具本鳴寃。會審明白。着降做奉御。外私家閑住。

史臣曰。田詔等以盜竇擬辟。結獄已久。

皇上特開湯網。出爲奉御。蓋深察其無盜庫之事也。田詔之寃。既白。則選侍之枉益伸。而王安所粧誣傾陷。恣行威福者。自無所逃于雷霆矣。

辛亥。

上諭外私家閑住。司禮監大監王安。降做淨軍。發去南海子。看

守牆鋪。

壬子。

上諭南海子看守牆鋪淨軍王安。不許人往來。私通書信。如有私通書信。人役往來。着廠衛辦事。畚役并南海子看守人役。挈住。指名叅奏。

史臣曰。王安之誅。固緣劉朝。田詔等首發其姦。實藉霍維華一擊之力。追思移宮之慘。卽安身首異處。肉飽饑鷹。尚有餘辜。而時且有憐其惟蓋不具。罪不至死者。可謂有人心乎。

已未田詔上疏。為權姦擅傳假旨。無辜被陷。含冤其

略曰。王安心懷夙恨。恣橫專權。令人屢索餽禮。姦婪不遂。

使人恐嚇內牌子王錦棠等。以搬西披簷錢糧事。逼令寫

票板詞同謀。狼貪已足。恐有後患。復欲潔身。直遲之十日

而後首告。朦朧捏旨。黑夜宣官。暗授

密旨。詔被酷拷。受刑不過。屈認多贓。安又假傳

密旨。嫌少再追。詔負痛難忍。只得順口答應。後又假傳

密旨。令詔增銀。通共銀三萬五千兩。并玉帶金珠寶石頭面等

件。總之捏造告詞。撰擬旨意。深機密網。改抹招卷。皆

出安之一手。人不敢言。試思覆本未題

萬歲爺爺。何以便知賊少。即此顯是假傳

榜。連此紙不能不裁。既裁去是九有定矣

榜案准移此等上海出裁去

江州明

南京御史王允成疏。參克繼曰。鄭穩山乘

選侍移宮之際。而盜珠寶一箱。當下捉獲。有

聖旨驗明。而乃分別其罪。生死不同。倡言實係

選侍之物。不知

已未田詔上疏。爲權姦擅傳假旨。無辜被陷含冤。其

略曰。王安心懷夙恨。恣橫專權。令人屢索餽禮。姦婪不遂。

使人恐嚇內牌子王錦棠等。以搬西披簷錢糧事。逼令寫

票。板詞同謀。狼貪已足。恐有後患。復欲潔身。直遲之十日

而後首告。朦朧捏旨。黑夜宣官。暗授

密旨。詔被酷拷。受刑不過。屈認多賊。安又假傳

密旨。嫌少再追。詔負痛難忍。只得順口答應。後又假傳

密旨。令詔增銀。通共銀三萬五千兩。并玉帶金珠寶石頭面等

件。總之捏造告詞。撰擬旨意。深機密網。改抹招卷。皆

出安之一手。人不敢言。試思覆本未題

萬歲爺爺。何以便知賊少。卽此顯是假傳

聖旨。國家從來有此法度否。其假旨弄權受賄。縱姦中外。含怨

難以枚舉。伏乞勅下刑部。從公詳勘。情罪分別。庶國

法昭明。而人心痛快矣。

南京御史王允成疏。參克縉。口鄭穩。山乘

選侍移宮之際。而盜珠寶一箱。當下捉獲。有

聖旨驗明。而乃分別其罪。生死不同。倡言寶係

選侍之物。不知

選侍大內之人。寶卽大內之寶。獨不聞不分首徒之例乎。至辯臺臣焦源溥疏。語更刺謬。源溥疏云。在

皇祖爲元子者爲忠。爲福藩者非忠。在

先帝爲

二。后者爲忠。爲選侍者非忠。此天理人情之至。克縝曰。爲

皇祖而全其貴妃富貴。其愛子者爲忠之大。貴妃席寵無

忌。尊富猶昔。試問克縝再將如何以全之乎。必封后而後已乎。田連數省。猶不爲富。位列親藩。猶不爲貴。克縝再將何以富貴之乎。克縝又曰。光昭刑于之令德。莫虛傳

宮闈之大。尤爲忠之大。

聖母賓天已久。令德著聞。已見刑于之化。宮闈忿爭

聖上在小南城。哽咽而對大小臣子。言之虛傳。屬之誰乎。至云先帝不得正其始。

聖母不得正其終。然後可以議此獄。何其忍于出此不祥之語。以此人而久濫朝班。恐三綱淪而九法斁也。

史臣曰。桐封久就。守禮法以稱藩。不必鍾智囊之說。

椒掖已定痛。

鼎湖而損法。安忍附常侍之謀。允成小人肺肝如見矣。

尚書黃克纘奏曰。王允成論臣凡三事。其二三因臣去歲有疏言。貴妃。選侍二事。爲滅倫亂紀。此皆經

皇上處分已久。臣可無辯。然亦不敢不出一言。夫人臣愛君。當實力于重者大者。談易儲事于兩代繼述之後。則大器久定。爲臣子者。但宜慶其授受得人。而追咎遲疑之私愛。何以爲

皇祖地。然則舜愛謨蓋之弟。非與。談卻席事于思慕扳號之時。則體悉宜深。爲臣子者。但當造頌刑于有歸。而指摘官門之私昵。何以爲

皇考地。然則宋仁宗待劉氏益厚。非邪。

皇上仁孝性成。其傳出

聖諭。臣捧讀再三。至于出涕。又何心與人辯是非哉。

上曰。前事自明。不必與辯。御史薦人。不妨直陳。何得因以劾人。卿宜安心供職。王允成已有旨。

史臣曰。克纘首以戴皇天而履后土。感悟

聖明。一言而萬古之綱常植矣。臣子不深自循省。而反以滅倫亂紀。妄爲彈射。變亂是非。一至此乎。然克纘祇以仁孝大義揭之中天。是以來

明聖之眷留而終慰。孝思于不匱也。

甲子。給事中孫杰奏曰。

皇上登極以來。冢卿嘉謨。統均無能。徒仰輔臣之鼻息。輔臣一
燦。佐理無狀。又徒仰
女之鼻息。遂長

中旨錯出之漸。從無一人。以白簡從事者。臣接邸報。見同官

霍維華。有疏刺王安。臣歎服言路。可爲有人。閱邸報。見王
安業已服辜。臣又慶幸

皇上可爲有斷。乃未幾而維華遂以年例處矣。如謂原任猶有
遺議。則前日銓部不應列之考選。如謂新任不無過舉。則

三月兵垣。未見有可吹求也。及臣進長安。聞煩言果嘖嘖
矣。謂維華刺安之疏出。安因不保其終。一燦。嘉謨若失其
腹心之倚。二臣遂未嘗一刻忘維華也。一燦進

朝之密語。與嘉謨出。經筵之附耳。有目者見。有耳者聞。

維華之例處。非二臣之辣手而誰。

上曰。輔臣一燦。尚書嘉謨。佐政乘銓。公忠謹慎。朕所鑒知。其邊
東用人。多係經撫言官保舉。霍維華例轉緣故。該部還明白
說來。已而周嘉謨疏辯。維華之處。絲于作令入垣不一。又云
維華有邊才。故云邊道補之。孫杰復參其遁辭。瞞心悖理。

據云維華有邊才。故補以邊道。不知當四月考選之時。正遼瀋繼陷之後。此際何等急需邊才。胡不卽借重以封疆。而直待八月年例也。至云所論罪監一疏。原重在司禮處受不知。卽如宜審保全等語。謂非隱刺王安而何。若一爆密語。嘉謨曰。輕輕去了他罷。又一日。嘉謨附一爆耳曰。此人以年例處之矣。耳屬于垣。此語可賴。此心可瞞乎。上報有旨。

于是嘉謨上疏乞罷。曰。霍維華之推年例。原自有說。臣前疏不敢盡言。懼傷雅道。今科臣強以王安爲詞。無非以王

安激

皇上之怒耳。人謂王安有保護之功于

先帝。或有或無。

皇上當先知之人。謂王安有忠益于

皇上。又或謂其慝。直取罪于

皇上。是否的確。

皇上自當知之。臣等何得與聞。而乃以此處維華。謂臣所爲。此語可賴。此心可瞞乎。

史臣曰。王安構譽。官闈。凡爲臣子。無不欲食肉而寢。

處之嘉謨親承

顧命

先帝憑几遺音。豈遂忘心。而于捏誣傾陷之人。曰保護。曰忠益。曰慙直。好之不啻口出。何哉。噫。維華爲鷹鷂之逐。而嘉謨爲狐兔之悲。難矣。

給事中侯震賜上言。移宮一案。晨雞乍驚。當亟翦其翼。龍馭已安。當慎防其過。此又天理人情之至。兩念合爲一念。無異可伐。何功可居。而無奈其激而漸離也。去國者一身似葉。慰留者三錫非榮。識者懼之。

壬戌正月己未。給事中惠世揚上言。移宮一事。曾經

皇上處分。昭示中外。不逾年而是非變亂。

朝端且然。何論天下。目前且然。何況後世乎。

二月丙戌。刑部主事王之棠上言。竊聞

君父之讎。不共戴天。義不反兵。仕弗共國。臣子且然而況于天朝。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易世且然而況于當世。往歲李選侍氣歐

聖母蒙

皇上再三出旨。布告中外。卽姦相方從替封還

詔旨。仍諭發出。自是中外知選侍惡同武氏。日夜爲兩

宮 貴妃計。 明旨點破逆謀潛消。

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離一大義也。又日乞
皇上與閣臣深圖蚤慮。

貴妃選侍二宮。用女官侍奉。母令中使來往聽其自裁。奉

旨 具在梃擊案中

史臣曰。之案拾光斗唾餘。謂 選侍惡同武氏。不過互

相要結。以遂梃擊之謀耳。而不顧其擬之非倫也。至云

聽其自裁。則明欲迫

選侍以死矣。小人之兇惡。一至此乎。

四月。巳卯。禮部尚書孫慎行。上言。 選侍官中。何知前代

有垂簾大變事。即劉遜李進忠。么膺小豎。何遂膽大揚言。

言者以為遜。進忠。隔晚業偷珠寶。藏之從哲家。此事曖昧。

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受 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

言。若非九卿言官。急 請移宮。 選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無住足所。

高皇社稷。將不血食。可為寒心。聞彼時從哲。濡遲不肯進。科臣

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為遲數日也。無妨。已又

欲急退。科臣攬之以住。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喫李家飯。

如此光景。豈可堪聞。任婦寺之縱橫。而特佐其餒。忍
冲主之虺虺。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也。奉
旨 具在紅丸案中

史臣曰。慎行借紅丸以陷舊輔。則不得不影附移宮以
固其黨。此卽王之案。拾光斗唾餘之意。

辛巳。方從哲上疏自明曰。 選侍移宮。自

皇考升遐之後。卽屢論內臣奏請。臨時與同官具揭立催。隨奉
旨着於仁壽殿居住。卽日搬移。此催移宮之始末也。如是而謂
臣未嘗慷慨一言乎。且當時進揭候

旨俱在 文華殿直房。未嘗他往。慎行謂臣濡滯不進。科臣拉
之以進。已又欲急退。科臣攬之以住。不知果在何處。作李
家官喫李家飯之語。不知有誰聽聞。慎行歷歷言之。若親
見親聞然者。吁。亦異哉。至于儉藏珠寶。乃近日鑿空誣賴
之常情。理所無。臣可無辯。奏入奉

旨 具在紅丸案中

史臣曰

聖諭云。事情始末。皆朕所知。則從哲之誣。可以無辯。特是時邪
議方張。故令據實會奏。使當日諸臣仰體

聖心卽與剖明則

聖孝之光昭不待今日矣。惜多惑于邪說。滋蔓難圖。至使楊漣左光斗分據要津。侈功定策。卒之

天心震怒。立辯貞邪。

至仁大孝。照耀千古。又何傳聞之足慮哉。

五月辛酉。孫慎行上言。垂簾欲聽政。據從哲疏云。具揭立催亦止爲移官耳。夫諸臣請在初二。從哲請在初五。其一切章疏在。乾清宮不入。慈慶宮者。已二三日。國政幾于中斷。賴他輔臣訪知之。而臣工更益急請。

皇上試檢從哲移官揭中。曾肯一言及垂簾聽政之非。否臣從邸報中恭誦

聖諭云。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又諭云。凌虐不堪。朕晝夜泣涕。六七日從哲爲

顧命輔臣。貂璫貴戚。誰非姻里。儻少肯義形于色。何至令皇上受盡苦楚如是。而臣謂其未嘗慷慨一言。殊不能解也。

史臣曰。慎行斷然以不言垂簾之非。爲從哲罪而不思。本無其事。安得違心而言之。夫諸臣之造爲垂簾語者。皆違心者也。而猶欲借以陷人。良心盡矣。尚欲托正論。

以行之。將誰欺乎。

御史江日彩奏曰。選侍之宜移宮也。從哲非不有揭進。但大臣當國家危急之事。機緘倏忽。謂宜不顧死生。勇決直前。爲廷臣倡。無使功落人後。聞其移宮時。意復悠悠。若在可速可緩之間。昔宋韓琦值英宗病。慈聖太后一日臨朝。謂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舊窩中尋免。見琦厲聲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古大臣決大疑。定大難。其勇決類如此。從哲視茲。寧不媿死章下所司。

史臣曰。古大臣當宮闈嫌隙之際。苦心極慮。宛轉周詳。使功成而人不知。惟姦人妄希大拜。攘臂竒功。故雖仰鼻息于權璫。貽斧鉞于史冊。而不惜也。若韓琦之于慈聖太后。事體不同。挽回宜速。紅爐點雪。道應如是耳。

尚書黃克纘議曰。移宮一事。臣記九月初五日。皇上將登大寶而

選侍尚未移宮。九卿具公疏。後于慈慶宮前。問三閣臣。答

云。已具揭擬。一官使之搬移矣。回至十庫前。而揭已奉

御批。移之曦鸞宮。今閣臣疏稱。仁壽殿。豈臣所記憶。或未確乎。國家大事。當聽冢卿具疏。臣因當日親見。且彼時大

九卿今在朝者。惟冢臣與臣二人無可他諉矣。謹具揭以
便會奏。

給事中薛文周奏曰。邸報中見抄有戎政尚書黃克纘一
本。讀之則爲進藥移宮等事。而發言言解釋。字字虛描。舉
忠臣義士。恨不立啖逆賊之肉者。一出克纘之口。覺淺淡
無味。若多一番會議者。臣讀至未見有奉

聖旨三字。臣以爲是會議疏也。

君父之讎不共戴天。克纘獨非臣子。臣恨其滅絕綱常。昵私交
而忘大義。遂于二十五日具疏叅之。亦止就事論事。未嘗

一字及其生平也。今于邸報中見克纘辯疏。輕輕點綴。猶
是申理前說。昔

皇上曾有 旨責克纘以忠孝。而克纘平素所得意者。政在
不忠孝百年之後于

二祖

十宗之靈。有何面目相見矣。

御史張慎言奏曰。

先皇帝德政。月無虛日。史不絕書。乃深宮之中。煽處傾城。當先
巧逢狐媚。蠱惑美疾。滋毒男戎。不勝再設計于女戎。寶玉

大弓賄鬻之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爲。通國之人皆知之。從
哲身乘國成。獨不一蒿目邪。安危之機。間不容髮。乃封
后移宮。喫緊大節。一則委于禮臣。一則爲臺省諸臣彊而
後可。禮臣孫如游。雖以傳宣宰相。爲公論所輕。乃執
爭封后。差彊人意。從哲當日委卸禮臣。固謂爭之而得。閣
臣居其名。不得而有不測。則禮臣受其禍。卽移宮一節。見
羽翼已成。

皇祖之

鄭貴妃先去。爲望從哲方致其揚。此亦庸而狡之左券矣。

六月辛未。黃克纘奏曰。大抵此時人心險巇。巧于陷人。往
往立一大局。使人投于其中。而不能出。如

孝和皇太后。未嘗被毆。而權璫媚臣。至以毆死。播告天下。是以
孝和皇太后爲許皇后也。於事爲失實。非信矣。于

君父

君母爲醜詆。大無禮矣。無信無禮。三綱淪。五常絕矣。臣懼薛文
周方自蹈不忠。無以見

先帝于地下。而何暇爲臣慮。奉

旨

具在紅丸案中

史臣曰克績全疏據經明理甚正甚確已入紅丸書內
史臣又曰欺歐

聖母之說原王安誣捏之詞一時邪黨競相附和想

聖母在天之靈聞之亦必有愀然不樂者克績直引許皇后事
以折文周之非三綱五常賴以不墜真狂瀾一砥柱也

給事中汪慶百奏曰

明旨會奏甚確而吏部發冊科道建議言人人殊皆云奉

旨會議則非也。明旨惟着當日親見諸臣據實會奏耳張

問達黃克績皆親見人也外又有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

韓爌見在班行皆

顧命元老豈肯爲亂賊之黨斷宜

遵旨自行據實會奏臣等執白簡爰書從其後則綱

常可明議論可定天下萬世可質矣。

史臣曰。明旨本日會奏而問達改爲會議使邪黨

奏揭紛紛競伸其說實此二字作之俑耳罪以擅改

旨意。朋比爲姦夫復何辭。

給事中傅樞奏曰。選侍者鄭黨也方

先帝寵眷既深聞有無禮

母君之事。

皇上危疑未定。輒有不利孺子之心。至臣民擁戴。嗚呼。

天位已正。猶然依戀故宮。欲何為哉。儻使

皇上無着。居仁壽之旨。從哲遂謂。選侍者實為

皇上之母。為

先帝之未亡人。而

六尺之孤。遂謂置之安則安乎。且據從哲揭云。頃外廷之議。謂

先帝潛邸。非妃嬪所宜占住。則是微外廷之議。從哲遂不一吐

詞。又何其不任怨也。又曰。當

選侍戀宮之日。聞外庭觀望

聖意。或者再入。慈慶而

聖駕經御。文華。則是

皇上特不以驅除加之。選侍而朕志之先定亦久矣。即從哲

有擁戴。選侍之心。縱不懼外廷之詆斥。能不懼

皇上之震怒乎。臣又知其不敢也。

給事中沈應時奏曰。移宮一節。嚮有

聖諭。今克縉有言。官信口詆誣。一疏中引

孝和皇太后一段。突有播告失實等語。查疏毫不相涉。無端插

入。令人眩惑。仰史館靡所適從。實錄將何訂證。大非

皇上欲釋羣疑之盛心也。

文周又言曰。當李選侍移官之日。劉遜等盜庫事發。事在刑部。劉遜托其所私之內璫。與克纘認同鄉者。關通克纘。克纘力爲庇護。賊私狼籍。傳布長安。克纘因爲轉求庇于從哲。于是從哲與克纘合謀朋比。專欲抹殺。選侍一案。以爲寬縱盜庫之地。聞

皇上以

皇妣之故。特宣

聖諭。手授從哲。從哲初不肯傳。致

天語戢厲。而後遂巡奉出。此時從哲已受克纘之囑托。故不欲聖諭之出也。中外交結賄賂。公行。總之知有選侍。不知有君父。知爲金錢。不知有法紀。同聲一氣。罔

上行私。亦何怪乎。今日從哲與李可灼進藥一事。舉

朝痛憤。而克纘挺身硬證。甚至欲并後先

聖諭。敢公然斥其假托也哉。臣恭讀

聖諭

聖母之崩。絲選侍之毆。近來各官。奈何不爲

皇上止爲。選侍失其輕重。法紀何在。克纘乃謂

孝和皇太后未嘗被毆。而權璫媚臣以毆死。播告天下。海內臣民所共知共見者。

聖諭也。

孝和皇太后之未嘗被毆也。克縝何從而知之。

皇上以

聖諭予授。從哲囁嚅不肯傳。

皇上面諭云。我與他有讎。舉

朝皆傳誦之。克縝身在班行。獨不聞邪。

聖諭既不足據。

天語又不足憑。

官庭秘密之事。克縝何所執證。而敢于哆口若此。

聖諭所謂不爲

聖母止爲。選侍。克縝其何以解也。克縝明指

聖諭爲假。跋扈無人臣禮。至此極矣。

皇上英明仁孝。痛

聖母之抑鬱致病。日夜啼哭。

宣諭中外。此何等事情。而權璫媚臣得以行其假托。克縝視

皇上爲何如主邪。若此。番

聖諭果假。則年來事體出自

聖斷如以封疆 官闈等事。謫謫多人。亦皆權璫媚臣爲之邪。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而况于煌煌。

聖諭。目爲假托。指斥乘輿。罪大不敬。不知克纘何以解也。聖諭又云。一向刑部暨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

選侍爲題目。使是非混淆。朝政不寧。

諭內責刑部乃克纘也。克纘就裏機關已被。

聖諭一一點破。且慙且恚。無地自容。遂欲委罪于假托之人。以自爲遮蓋之計。此所謂欲蓋而愈彰也。假使。

聖諭果假。克纘果孤忠殉國。當時何以不明白指奏。畏。

皇上邪。畏權璫邪。克纘何以解也。至于盜庫一事。

皇上聖明。自有洞鑒。有情真罪當。已服厥辜者。有疑似株連。已。

經寬釋者。有罪案明白尚稽。罔罔者。威則皆。

皇上之威也。恩則皆。

皇上之恩也。而克纘霑霑市恩。煦煦見德。專以此交通近侍。播弄線索。既用爲護身之符。又借爲陷人之窠。如此人品。而高談綱常。自負忠孝。令克纘終夜思之。亦有啞然失笑者矣。

上俱下之所司。

史臣曰。文周前後。詆誣克績者。不止一疏。而悖戾不倫。至此而極。加以交通。加以受賄。甚且加以跋扈。無人臣禮。而于假傳。

聖諭一語。尤三致意焉。蓋此語實犯諸姦傷心之痛。故反覆辨論。必欲屢。

諭。非出王安所矯而後已。詎知真偽難掩。鬼神難欺。被

聖母以不美之名。導

聖主以刻薄之事。固

九廟神靈所必殛者乎。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

終